

苏 童

——研究资料

孔范今,施战军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童研究资料 / 孔范今, 施战军主编; 陈晨编选.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5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乙种 /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主编)
ISBN 7—5329—2433—5

I. 苏… II. ①孔…②施…③陈… III. 苏童—文
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61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80×980 毫米 1/16 印张/29 插页/2 千字/454
印 数	1—2000
定 价	29.00 元

出版说明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追踪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评论界最具生机活力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文学界和研究界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新时期文学的资料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历程和整体成就的系统资料汇编。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邀请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四位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来主编这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从而为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贡献。我们力求做到：一，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三，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此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

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本套书采取开放的体例，并将长期出版下去，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工程。我们的目标是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力争能使广大读者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章。

目 录

生平与创作自述

一份自传	苏 童 (003)
年复一年	苏 童 (006)
风景这边还好	苏 童 (014)
寻找灯绳	苏 童 (016)
我的短篇小说“病”	苏 童 (018)
急就的讲稿	苏 童 (021)
永远的寻找	
——苏童访谈录	苏 童 林 舟 (024)
虚构的热情	苏 童 (035)
我为什么写《菩萨蛮》	苏 童 (037)
回答王雪瑛的十四个问题	苏 童 王雪瑛 (039)
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	苏 童 (043)
自序七种	苏 童 (045)
答自己问	苏 童 (051)
作家苏童谈写作	苏 童 谭 嘉 (055)
关于写作姿态的感想	苏 童 (061)
苏童王宏图对话录	
——短篇小说的艺术（节选）	苏 童 王宏图 (063)
苏童创作自述	苏 童 (071)
苏童时代又回来了？	

- 访谈录 苏 童 徐 颖 (078)
- 打开人性的皱折
- 苏童访谈录 苏 童 周新民 (085)

研 究 资 料

- 苏童：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 王 干 费振钟 (103)
- 读苏童
- 限于他一九八七年的小说 李振声 (109)
- 苏童放飞的姐妹鸟 李其纲 (120)
- 转换：走出枫杨树
- 苏童近作印象 武跃速 (130)
- 画魂：苏童近期小说一读 竺 亚 (137)
- 互补的青年意识
- 与苏童有关的或无关的 汪 政 晓 华 (144)
- 文体：实验与操作
- 苏童小说论之一 季 进 吴义勤 (151)
- 苏童的“米雕” 胡河清 (163)
- 新潮的回流
- 评苏童的创作转型及其价值意义 叶砺华 (167)
- 两极交流的叙述形式
- 苏童《米》的“中间小说”特性 钟本康 (178)
- 苏童意象 王 干 (187)
- 叶兆言苏童异同论 王 干 (203)
- 魅力之源：飞翔与失落
- 重读苏童 张业松 (211)
- 女性生存的悲歌
- 苏童的三篇女性视角小说解读 林 舟 (224)
- 苏童历史悲剧观评析 柯 泽 (231)
- 苏童创作的心理透视 张卫中 (238)
- 苏童论 王海燕 (247)
- 苏童小说的生命意识 吴义勤 (259)

苏童：窥视人性的奥秘	季红真 (269)
试析《妻妾成群》的艺术特色	郭明生 (272)
面对历史的凭吊与对话	
——评苏童的新历史小说	王卫红 (281)
重归还是拆解	
——论苏童小说的历史追忆	杨 春 (288)
逃遁与陷落	
——苏童论	摩 罗 侍春生 (301)
南方的堕落与诱惑	王德威 (315)
苏童小说的叙事美学	张学昕 (326)
突围与陷落	
——论苏童小说的孤独意识	冯爱琳 (334)
《桑园留念》：苏童的经典	汪云霞 (345)
天堂的哀歌	
——苏童论	张清华 (353)
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	葛红兵 (367)
生命意识的逃逸	
——苏童小说中历史与个人关系	周新民 (378)
“唯美”的叙述	
——苏童短篇小说论	张学昕 (388)
病态社会的病相报告	
——评苏童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	李遇春 (404)
苏童小说：唯美主义的当代叙述	焦雨虹 (415)
海峡两岸：成长的三个关键词	
——论苏童、白先勇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李学武 (422)

附 录

作品年表	陈 晨 (435)
研究资料索引	陈 晨 (445)

生平与创作自述

一 份 自 传

苏 童

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恼。我喜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沉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

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著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〇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 10 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 22 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一九八三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

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原载《纸上的美女——苏童随笔选》，人民日报
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年 复 一 年

苏 童

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属于“作家”这个特殊类别。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假如这不是矫情的说法，一定是心虚的表现。肯定是心虚。我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这样的，他们应该是具备非凡的心胸和头脑、博大的文化和修养的人，而我不具备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个拘谨、怯懦、无能的人，沉迷于一些世俗而浅薄的乐趣中，譬如麻将、阅读流行小报杂志、到处觅取时髦衣物等等。有时候我痛恨自身顽固的庸俗习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些“庸俗”，我对所有深奥的需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惧，除却小说创作。

除却小说创作，我想说我只对小说这个东西迷恋之至，而且多年来一往情深。这与那些虔诚的集邮迷、足球迷和××收藏家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爱小说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培养的，这是上苍对我的一种怜悯，让我这个笨人具备一点“过人”之处？

有些事情应该从头说起，我正好借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三十岁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下面的纪事年表式的东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没兴趣的读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我父母的家里。我父亲是个机关职员，母亲是工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谓的小年夜，已经临近春节了。我母亲准备去加夜班，加班有双份工资，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对于我们拮据的家

庭经济是很可观的，但我恰恰这时候出生了。

当然这些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本来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亲没要那个腹中婴儿。母亲说，养不起，即使是你差点也不想要了。

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

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有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我有个印象，母亲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外婆房间里去睡。

我家临街的墙上刷写着打倒×××、×××的标语，墨迹非常牢固，几年未褪，又过了几年，被打倒的×××和×××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领导。

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我回家偶尔还看见她，脑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学，在一所旧教堂改建的小学校里，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别排座位。我左边是个漂亮的穿红裙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个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怀，可见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向往着“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这说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姐借来的小说，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是最早的文学启蒙了。

有了最早的文字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小说罗列的一张人物表，人物有党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或反动的名字。

一九七五——一九八〇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一九八〇年——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〇年考上北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毕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诗，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

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妾成群”的故事一样荒唐。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糨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荡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的思念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一九八四年我毕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

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立异常常在路上引吭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到，而且经常趿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睨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法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们已经开始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小说了。

这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

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我离开学校是很灰溜溜的，学校的领导在我欲调未调时期，总是用很关怀的口气问我：小童，什么时候调啊？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好人，尽管小节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讨人喜欢。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生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身通过了。

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

我记得一九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 my 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挠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自此上帝开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这年《收获》杂志发表了 my 的第一个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杂志从此成为我最理想的投稿阵地，后来他们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载 my 的作品，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 my 的结婚照，一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一九八八年一年我发表了无数作品，其中许多是一九八六年前的作品。开始有评论家评论 my 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气看那些评论，然后对朋友说：我不看评论家的东西，他评他的，我写我的。